

# 醫學之外人文科學

## 價值之再評估

武 當

前言

今日醫業社會所需要的，不是矯情，不是虛幌，乃是心靈深處與之契合之人。

如果不是血流裏面真正感覺對生命本身充滿了掩抑不住的好奇與善意，或者從內心深處覺悟到有追求心智成長的需要；我們以為，無論是誰，只要是為了攀風附雅而侈談與人文修養有關一切的人——不管是文學、音樂、戲劇、神學或其他方面，這種人是徒勞也是空泛的，我們認為今日醫業並不缺少這種人。

## 1

醫學對人類社會貢獻不可謂不巨，一項臨床技術的發展，一種預防疫苗之研究成功，皆足以挽救千萬生靈免於病魔毒手，其澤所佈當非止於一世一代。因此立志學醫者，以七年蹣跚之旅求得基礎學識，再繼以往後歲月中無數日子的鑽研窮理，殫精竭思，一旦學有所成得以舉手投足之際一解病患數十年輾轉病榻之苦。此學之偉大，誠只有「恩同再造」差可形容矣！

然而此職業在昔日所以長久被人們所尊崇，在大眾心目中一直有崇高倍受景仰的地位，並非僅在醫者之能祛病除疾，解人苦痛，更在醫者面對那佝僂的背脊、清澄的白髮、風霜的面龐、悲愁的皺紋，以及無助求告的苦難大眾所懷抱的偉大情操和人格。這些情操人格，就在各個鄉土社會中，默默的放出曖曖光華、肫肫至情，成為廣大群眾的依靠和安慰！

事實上，每位醫師在引渡幼嫩生命的誕生，聆聽嬰兒的初啼之際，應有多少生之喜悅。在俯身力挽瀕死者最後一掄心跳、一道氣息時，應有多少黯然神傷而為之爭奪的勇氣。那些寫在齒搖髮禿面龐上的人世辛酸；那些嬰兒中初閃瞳眸的希望，那些垂死者最後萬般無奈的癡望中，是足以在醫者內心深處產生刻骨銘心的灼痛，進而激發種種個人信念、生命探索或執着等人文結晶。此乃因人文修養本身即在探索人生真諦，發揮人性中真、善、美一面之故。然而弔詭的是儘管目染於千萬生靈病難，耳濡於離離生命悲歌，而在這激流奔湍，殘酷人世升沉的時代中，一切都遙渺的無所謂起來。在現實生活中左支右絀之後，那些「夜聞風雨聲難安枕席」的胸襟，那些「天涯涕淚一身遙」的縱情，那些「龍山極目煙塵滿」的懷抱，似乎成為愚不可及的迂行了。

## 2

我們若一味相信人類生活範疇是完全取決於科技之進步因而使之更邁向文明，或者我們以為人性尊嚴是用器械來衡量，自然科學擴展程度瀰蓋一切，那麼我們就輕視了人文學科之功了。

春秋戰國時代的晏子，雖長不滿六尺，然身列齊相，名顯諸侯，史記形容他乘車時「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但身長八尺為其御車之僕則「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檢視今日之氛圍，時代似乎是在科技理工馭駕之下，急速向前奔馳，大有吞沒人文生活之勢。然而往深一層次着眼，人具有高度靈性，因此那些科技文明之應用尚決定於使用者的思維判斷與價值取向。是以人文學科之影響精神領域，進而帶動人類方向是巨大而無法估計的。

誠然是西方的船堅礮利喚起國人自覺科技落後，而欲迎頭趕上。痛心的是這種覺悟所付代價實慘重無法估計，因此就導致矯枉過正之弊端。翻開清末一頁頁跡淚斑駁的史料，幾乎沒有人能忘懷「義和團」慘劇所刻劃下的內心痛楚，我們祖先竟然被迫用血肉之軀去抵抗洋槍大砲，是一件何等悲慘壯烈而令後世子孫錐心泣血的史事。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描述中國：「她是一個龐大的存在，龐大至於超越人類心靈所能包容之限度。」「中國好似頗蔑視這個世界，她拿一種冷淡的態度來對待它，不論任何遭遇，她的平靜底生命，永遠無擾而長流。」詭譎的是這個「超越人類心靈所能包容之限度」「永遠無擾而長流」的國家子民，竟也祭起什麼「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等喃喃語詞，就跟八國聯軍中擦得雪亮的洋槍洋砲對上了。身為炎黃子孫將永難釋懷於這份愴楚，這份屈辱。

時至今日，豪華冷氣設備電影院中的李小龍，一個人打遍天下無敵手，三拳兩腿就踢碎那塊「東亞病夫」的招牌，只能給我們一時的過癮。而要使中國躋身於世界極強之林，側身國際最頂尖開發之列，我們須要更多嘔心瀝血的慘淡經營。也就在這體認，這種情勢下，青年學子莫不以理工醫學為熱門科系。數年寒窗，一旦躍登龍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若不幸打入文、史、哲冷宮則無精打采鬱鬱終身。社會心態對人文學科研究者，也不復有古代那種尊重崇敬。然而人文學科的價值就像雨果在他那篇「囚犯」中描述一個囚犯在獄中深得其他囚犯所愛戴，而引起牢頭禁子的嫉妒，雨果筆下這位牢頭禁子對這個備受尊敬的囚犯「懷着秘密的、熱烈的、不能和解的毒恨，這是法定的權威者對事實的權威者所懷的毒恨，是物質方面的威力對於精神方面的威力所懷的毒恨。」

的確若以歷史長遠眼光來看，真正左右人類思維方向，長久受人類熱烈景仰的正是那些從事人文科學者。貝多芬的九大交響曲、司馬遷的史記、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米開蘭基羅的雕塑，乃至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一直為人們幾世紀來所熱愛的。迄今世界最流行的書一聖經，其發揚光大者耶穌所活過歲月僅三十年，所走過之處不超過相當台灣本島之面積，然而古往今來多少醫院、大學，為祂設立，多少醫師、政治家、工程師為祂獻身。幾世紀前祂所說的話仍震撼人心：「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了生命，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

## 3

法哲學家馬瑞田 ( Jacques)

Ma vi tain)曾指出人文學科傳統中兩大假設前提：文的內心世界的不可征服性，人生的滿足感具有崇高地位遠較實用性更為重要。這兩個前提是用來抵拒人為器用化的危機。然而時下心態，就像葛理翰在他那本名著「漫天烽火待黎明」中慨乎言之：「現代人為群體思想的新趨勢所苦，我們害怕被拒絕，便很自然地走上了事事與人相同的道路。在我們的心扉上蓋上了「團體人」的大印，思想失去創見，沒有個性。這種恐懼不但侵入我們的精神生活，也侵蝕着我們的靈性生活。」葛理翰更進一步指出在這種氛圍下：「理想很容易變成毫無意義的口頭彈，理想不再是身體力行的體驗，變成了在本身之外存在的偶像，我們對它只剩表面的尊敬。」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天地一沙鷗」正是在這種體認而借喻海鷗所寫成的書。海鷗岳納珊象徵追求更高精神層次的人們，而其他在沿岸鼓動軟弱雙翼追逐海岸邊殘餘食物的絕大多數海鷗正是今日群體思想的極大諷喻。

我們再聽聽二十世紀良心代表者，為實踐理想而奉獻終身的非洲之父史懷哲的呼籲：「追求文明的決心，也就是全世界人類尋求進步的決心，在這種決心中，一切事物的精神價值，也就是最崇高的價值，雖然我們認為知識的進步與科學的成就，是十分重要，但很明顯的只有追求道德目標的人，才能充分享受物質進步所帶來的幸福，也只有它才能消除物質進步隨之而來的危機。」

## 4

前一陣子報章雜誌又掀起討論五四運動之熱潮，以一個現代青年來回顧這個人才蔚起，波瀾壯闊的運動，心頭總有難以渲洩的鬱結，欲語還休的悵觸，那時代的一群菁英對當時局勢的回應，多少令人感歎萬分而扼腕不已。我們很難想像若無後來適時提

出的「倫理」來制衡德先生與賽先生，那麼民族又將淪落到什麼地步！誠然當時吸收西方科技文化是迫不及待的事，然而一個民族的人文思想呈現一片真空是極可怕的事，因為人文學科之衰弱不振，將暴露民族整個心智活動失於均衡，足以導致文化上分離和崩解之危機。於是馬克思主義便乘虛而入，西化未成倒先被赤化了。

我們不禁遐想如果那些菁英份子、風雲人物，能在咄咄逼人，唇槍舌劍的犀利辯才外，多一份對本國文化的體認；在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的文酒流風外，多一份深謀遠慮的見識。在讜論轟傳，浮囂擾攘的新潮外，多一份苦心孤詣的實踐力行；在萬人傳頌，名躁極盛之風光人面時，多一份鉅細糜遺的自省；那麼也許中國能通過時代的沖擊，展示全新的民族生機。遺憾的是這些名滿天下、平步青雲的風雲人物，在面對艱鉅的挑戰之際，少有人由五光十色、眩人眼目的氛圍出來，在人文學科方面作根本而踏實的重建與肯定，以本身卓犖不凡的操守，熱忱純樸的理想為當時滔滔如沸鼎的惶惶世風中，指出民族精神的走向，而為國脈注入嶄新的活力與蓬勃的生機。這無疑是很可悲的事！

然而半世紀之後，五四的幽靈披着蒼白的面具，騎着瘦馬，還是一步一拐的來了。今日民族的困境仍在延伸，而我們一升學競爭下的產物一對自己本國人文學科有多少基本而誠實的努力與體認！

中美斷交的隔天，和一群朋友在南投縣因避急雨偶入一間山脚下簡樸的國民小學，在一間教室看到前面掛着的小黑板寫着：今天作業背誦杜甫詩「八陣圖」，而在教室後面掛着的小黑板，上面筆跡工整的正是：「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那利問在內心莫名的震顛和感動迄今仍難忘懷。是的，有文化就有希望，有民族意識的文化

寶藏在中國終能頂天立地昂然生存下去！

# 結語

「人文學科也許是沒有用的，但却極有必要。即使社會上最卑微的人們而言，要使他們能享受美好的人生，人文學科亦屬不可少，那些人可能是貧困終無以自拔，也可能根本無法從人文學科的成果中得到任何好處，然而主宰他們命運的主人，不論存心如何公正無私，若缺乏人性，缺乏人文學科的修養，則那些處境淒苦的人們更不會有美好的人生而言。」這一段話，對面臨貧苦大眾的醫者是何等的適當與貼切：

幾年來忝列中山人行列中，在茫茫中山道的固定起承轉合的生活中，我遇到一批批善良而粗獷的同學。他們總急急切切的想為這所學院添加些人文氣息。有的為推廣音樂風氣而辛勤籌備每屆音樂比賽；有的在校刊雜誌上引介一篇篇揭示真善美動人的文章；更有一批同學抱着單純理想，無視於考試逼近每週定時前往幼兒園課業輔導；這些滿合不可解說的愛心與善意，令人怦然心動的懇摯，淋漓幼穉的天真、爽快無悔的亢直，每每令我感動不已。

也正因有這群朋友，我們才能在沉重的醫學課業外，為自己爭取到一大段愜意的日子和一大堆有關人文的書籍，而在大夥子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餘，那種暢談久鬱心窩抱負時的忘形歡樂；那種漫遊嘯傲、放酒高歌的俠氣豪情，已成為生命中最美好而純真的回憶。

終究醫學之外，另有天地。借由人文科學對民族國家多添加一份愛與關注，並為個人找到立身安命之處。